

目 录

冯玉祥北京政变·····	鹿鍾麟 刘 骥 邓哲熙 (1)
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·····	傅兴沛 (22)
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·····	李藻麟 (33)
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·····	马炳南 (54)
南行使命·····	刘 骥 (57)
驱逐溥仪出宫·····	吴锡祺 (74)
关于“新政学系”·····	王又庸 (73)
记彭翼仲先生——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·····	梁漱溟 (93)
《新闻报》发家史·····	陶菊隐 (127)
福开森与《新闻报》·····	严独鹤 (149)
我所知道的福开森·····	张 锐 (157)
西北军练兵的一些特点·····	张知行 (168)

附 载

为祖国近代史提供有价值资料(在政协第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)·····	米哲沉 (184)
--	-------------

附注

对《南行使命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
第七辑一七〇页

对《驱逐溥仪出宫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

《选辑》第三十一辑二九三页

对《记彭翼仲先生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

《选辑》第三十一辑二九三页

对《关于“新政学系”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

《选辑》第七辑一六九页

馮玉祥北京政變

鹿鍾麟 劉 驥 鄧哲熙

一

北洋軍閥直系首領曹錕以賄選手段篡竊大總統地位之後，北京政府即完全被直系所把持，吳佩孚利用中央權力，借口統一軍權，以推行他的排除異己、武力統一的政策。當時，直系的勢力範圍已由黃河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，吳佩孚為了實現他的武力統一的迷夢，更進一步地策動川、黔等軍攻掠四川，勾結陳炯明、沈鴻英等牽制廣東，而對於東北的張作霖，則派兵把守赤峯、朝陽、山海關之綫，以阻其進入關內。這時的吳佩孚，已經是意氣驕盈，野心勃勃，大有雄視中原、威加海內的气概。

但是，與此同時，不利於直系的種種因素也在日益發展。在直系內部，由於吳佩孚的飛揚跋扈而各懷異心，逐漸分化成為津、保、洛三派。津、保兩派，在擁曹抑吳的謀劃之下，暗中活動，處處對吳掣肘。以後，津、保兩派又因吳景濂與高凌霨爭奪內閣總理的問題，也發生了矛盾。直系以外的各方面，在曹、吳的壓迫下，也在積極地尋求應付和反抗的對策。如直、奉戰爭失敗後的張作霖，銳意整頓軍備，企圖卷土重來。僑居於浙江的皖系盧永祥，因處於直系勢力的包圍之中，亦亟謀自存和發展的出路。而在廣東領導國民革命的孫中山先生，還在曹錕就任賄選總統的時候，就已通電聲討

曹錕，反对贿选政府，并且与张作霖、卢永祥取得联系，共同进行倒直运动。孙、张、卢虽然政治主张不同，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有着一个反对直系的目的。因此，通过孙科、张学良和卢小嘉在沈阳集会的所谓三公子会议，形成了孙、张、卢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。

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，但是他的穷兵黷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。他为了先发制人，把反对势力各个击破，首先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，并勾结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，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，同时指使齐燮元、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，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残余势力。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，浙江战争爆发，张作霖因与浙卢有同盟关系，立即通电声援卢永祥，并将所部编成战斗序列，待机出动。吴佩孚也由洛阳到北京部署军事，第二次直、奉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。

正在这个紧急关头，在孙、张、卢三角同盟之外，在直系势力范围内也形成了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等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，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发动了北京政变。

馮、胡、孙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。由于他们的处境有着类似的遭遇，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要求，一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就很自然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。

馮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。他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，对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情形常常流露不满情绪，同时，他的领袖欲也相当强，以致遭到北洋军阀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。又由于他有着倔强的性格，对他的上级时有违旨抗命的行动，更为当权人物所嫉恨。在皖系当权时，他曾受到徐树錚等人的排挤；到了直系当权的时候，又遭到吴佩孚的压制。但馮对吴并不肯俯首听命，在扩编队伍、催索餉项等问题上时常发生抵触。吴在洛

阳庆祝五旬生日的时候,各方称觴祝寿,餽贈惟恐不丰,阿諛惟恐不至,而馮独以清水一盞为礼,喻为君子之交,吳虽莫可如何,而心实憾之。在第一次直、奉战争中,馮以援助直系击败奉軍而得任河南督軍,在发表馮为河南督軍的同时,并发表宝德全为河南軍务帮办。宝德全在馮与赵倜作战时,宝曾通电对馮大加攻击,并在郑州以北袭击馮軍后路,势甚危急,幸胡景翼部由陝西开到增援,始将其击退。吳既知宝与馮嫌隙甚深,其所以荐宝为河南軍务帮办,其用意固在对馮发生牵制作用。不意馮甫至开封,即将宝枪决。迨吳来电詰問,馮則复以并未与宝見面,并諉称已被乱軍打死。但馮尙未到职时,吳即將其与自己有关的私人开列名单,向馮推荐担任督署各重要职务,仅留秘书长一职由馮任用。馮对他的左右說:“这样办,还要我这个督軍干什么!”于是將吳所推荐的人选悉予拒絕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,因京汉路軍事吃紧,馮曾派李鳴鍾旅北上应援,战事结束后,吳即拟將李旅扩編成师,留駐保定,企图使其脱离馮的节制,以削弱馮部的力量,卒以馮坚决反对而未果。吳本視河南为其主要根据地之一,馮督豫后,曾拒吳更換省长,并且拒絕由地方拨款,这当然引起了吳的极大不滿。特别是馮在河南將他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,积极訓練,更成了吳的一块心病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吳所不能容忍的。因此,馮督豫还不到半年,北京政府即在吳佩孚的提議和威逼之下,將馮調任为徒拥虛名的陸軍檢閱使,移駐于北京南苑。馮迫于形势,不得不遵命北来。当时吳拟將其第十一师的五个补充团留在河南,馮幸得陸軍总长張紹曾的支持(張任第二十鎮統制时,馮在其部下任营长,張对馮的支持,一是因旧日关系,一是張拟利用馮的实力作为政治資本),方得全部北开。在馮北調的时候,吳本許以每月由河南协餉二十万元,但事后

并未履行諾言，而北京政府又不能按时拨付軍費，曾积欠达十一个月之多，致馮部餉項陷于极端困难的地步。馮当时曾經把他深刻的感触写下了这样的話：“吳佩孚此次将我調职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絕境，使我們即不餓死，亦必瓦解。”当然，吳对他所施加的压力，他是决不甘心的。他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，积极扩充队伍，严格加强訓練，将他的軍隊訓練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坚强、紀律最严整的一支队伍，这是在他治軍的整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。

当他在埋头練兵的时候，也同时注意了与各方面的联系。原来，馮在灤州起义的时候，已开始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，以后又結識了許多国民党人士，由于受到他們革命宣传的影响，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日益加深了向往的心情，特别是他讀过孙中山先生手写的建国大綱之后，对于革命的奋斗目标又有了进一步的認識。一九二三年孙、张、卢三角同盟形成，孙中山先生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、卢永祥的情况告知馮氏，并促馮早日发动倒直行动。这年十二月，馬伯援（馮的教友）拟有广东之行，馮即委托馬伯援代表向中山先生致意，他說：“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，如冒險盲动，必遭失敗，待时机到来，我一定有所举动，請将此意轉达中山先生。”这时，馮的政治态度已日益傾向于革命方面，并且看到反直陣綫已經形成，更加增強了推翻直系軍閥集团的决心。于是，他除了积极訓練部队以加强軍事力量而外，并且积极地爭取同盟，与素有結合的北方將領孙岳、胡景翼等取得秘密联系。

馮与孙岳的关系，从灤州起义前訂交开始，在长时期中往来无間。他們不但私人交誼甚厚，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共鳴。孙岳早年就参加了同盟会，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鎮中校參謀，时与南方暗通消息，并与灤州駐軍軍官王金銘、施从云和馮玉祥等密謀起义，因

吳佩孚(第三鎮少校副官)的告密,被第三鎮統制曹錕撤職,孫即南下,曾任第十九師師長;不久,被袁世凱免職,江西都督李烈鈞委以江西廬山星牧督辦之職(以後馮與李的關係即系經由孫的介紹)。黃興任討袁總司令時,以孫為北伐軍第一路總司令。其後孫一度去陝西,與陝西國民黨人胡景翼深相結納。及曹錕為直隸督軍,以舊日關係,委以軍官教育團團長,直皖戰起,復兼任直隸省義勇軍總司令,戰事結束後,因受吳佩孚的壓抑,僅畀以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大名鎮守使之職。孫對吳的驕橫專擅,早已心懷不滿,與馮見面時,常常牢騷滿腹,對國家的前途和個人的遭遇,感到悲觀失望。馮和孫不但遭遇相同,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。馮為了爭取反直的軍事力量,所以首先把他的意圖向孫岳談了出來。這就是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會議——“草亭秘議”。

在一九二四年九月的一天,孫岳親至南苑為馮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。當他在官兵義地中凭吊的時候,對馮感慨地說:“民國雖成立不過十多年,這裡已經躺下了這許多戰士。”馮說:“他們為國捐軀,落得一個忠字,也算不朽了。”孫說:“都是忠義好漢啊!都是精魂忠骨啊!”馮便笑着和孫打趣道:“他們死了,能得忠骨之稱;孫二哥,將來你百年之後,人們應該怎樣稱道於你呢?”孫也笑着答道:“那不用問,象我目前這樣干法,在真正的革命黨看來,還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!”馮說:“你既統兵數千,坐鎮一方,為什麼甘心作人家的走狗?”馮的話引起了孫的哈哈大笑,他便對馮說:“我算什麼,還有那帶着三四萬人的,不也是作着軍閥的走狗而無可如何嗎!”說着話,他們已走到義地中間一座草亭里面一同坐下。馮即正色對孫說:“目前鬧到這局面,我想稍有熱血良心的人,沒有不切齒痛恨的。我所統轄的隊伍,雖然名為一師三

混成旅，但实际不到三万支枪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自然不能鲁莽从事；但我们必须努力，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推翻，不然的话，如何对得起自己，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了的官兵，更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！”这一席话，使得孙马上振奋起来，他以十分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对冯说：“你若是决定这样干，我必竭尽全力相助。此外，还有胡笠僧（即胡景翼）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，我可以负责去接洽。他们现在都郁郁不得志，对曹、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，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，更何况他们和你我有如此的交谊，合作是绝对不成问题的。眼看直奉就要开火，我们有的是好机会。现在先布置一个头绪，待机行事，必有把握。”在当天夜里，他们又详商良久，决定由孙亲往与胡景翼接洽。

胡景翼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，与孙中山先生早有直接关系，辛亥革命时期曾起义于陕西耀州。在日本留学时，因受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督促而回国进行革命活动，护法之役，在三原宣布独立。冯任陕西督军，胡曾写信对冯表示，“只要你能带着我们救国卫民，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。”冯感其诚意，乃将其所带之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。胡因敬佩冯之为人，与冯交谊日笃。胡常对人说：“我们的军队多是各方收集来的，纪律不好，在未经严加训练以前，不急于补充过多的枪械。”在政变前胡曾派军官二百余人到南苑冯所办的教导团学习，并且把他与苏联洽妥的一批军械转让于冯，处处对冯表示好感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，胡随冯出潼关援直，及冯调陆军检阅使，胡部即驻防于彰德、顺德一带。吴佩孚拟调胡率部南下攻广东，因胡不愿对南方作战，迟迟不肯开拔，以致引起吴的不满，在餉项给养等问题上多方与胡为难。胡处此困苦的环境中，乃密谋有所举动。适孙岳来与密谈在京和冯会商经

过，胡聞之大喜，立即派岳維峻去北京見馮，表示絕對服从馮的命令。馮当即对岳提出三点意見：“第一，吳佩孚要打倒异己，对奉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，这种战事，我們誓死反对。第二，我們須利用形势，相机行事，将来若果成功，必須迎請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計。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領袖，应当竭誠拥护，否則我們就是爭权夺利，不是真正的革命。他的建国大綱真是太好了，如果把這個細細地讀一遍，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，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。第三，紀律是軍隊的命脉，有之則生，无之則死，我們既拿定了革命的決心，此后即当严整軍紀，真正做到不扰民、不害民和帮助民众，否則我們决不能成功。”岳表示对这三項意見完全接受，即返回防地向胡复命。数日后，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，亲来与馮密談，表示了与馮合作的決心。至此，馮、胡、孙的三角同盟亦告形成。

馮等的秘密結合进行得十分严密，不但外間对此毫无所聞，甚至馮对他的部下也还保守秘密。只是有一次馮以試探的口气对邓哲熙說：“看来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，各旅长对于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看法呢？”邓說：“他們的看法是：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如果没有张作霖，我們就沒有出路。”馮說：“对，对，他們的看法完全对！”至于采取怎样的办法以打开当前的局面，他却沒有說明。

当时，馮已感到自己缺乏政治上的人才，而一旦推倒曹、吳，勢必要有一班懂得政治的人来收拾这个大局。因此，他除了希望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外，也在留心物色在政治上有資望、有办法而又能与自己合作的人物。这时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黄郛与馮过从甚密，馮即告以“不久将有大事发生，届时將請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，并且一定請你大力贊助。”黃說：“只要你有办法，我一定跟着

你干！”又过了些天，馮将要向热河出发的时候，想把他的计划再告知国务总理顏惠庆，爭取他一致行动。試探的結果，顏却模稜兩可，使馮感到失望。本来他还想爭取王正廷的合作，由于和顏談話不得要領，他感到这些外交家过于圓滑，难于說出真心話，訪王之意因亦打消。当时政府中知馮秘密计划的，仅有黃郛一人。

二

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，奉軍分向朝阳、山海关进兵。曹錕急召吳佩孚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任务。吳于十七日抵京，十八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张作霖的討伐令，同日，曹責成吳佩孚組織討逆軍总司令部，并任命吳为討逆軍总司令。吳当时还在中南海四照堂表演了一幕点将的喜劇。

吳佩孚以討逆軍总司令的身分召集高級將領发布命令，本应出之于严肃的态度，可是吳却不然，他在这天穿着一套很不象样子的短衫褲，到場后就毫无礼貌地歪坐在桌边，当众宣讀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声討张作霖的詞儿，接着就点起将来：“我自任討逆軍总司令，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；彭寿莘为第一軍总司令，沿京奉鐵路之綫出发；王怀庆为第二軍总司令，出喜峯口，趋平泉、朝阳；馮玉祥为第三軍总司令，出古北口，趋赤峯。……”由于吳在事先并没有对整个作战计划加以全面周密的考虑，因之有些单位如海軍、空軍等都没有布置任务，等到有关負責人員向吳請命的时候，才临时一个一个地增添到命令中去。吳的这些举动，使得不少在場的人暗暗发笑，认为吳竟把这样一件大事完全当作了几戏（四照堂点将实况詳見馮玉祥著的《我的生活》一书）。

馮所担任的这一路，交通不便，地方貧瘠，不但行軍困难，且給

养也无法筹措(吳曾下令不設兵站,各軍給养完全就地筹措,实际上第一軍是有兵站的,第二軍虽无兵站,但行經之地尚較富庶,惟独第三軍困难最大),越是往北进展,人烟越是稀少,困难也就越多。显然,吳是有意識地借着这次战争把馮部調离京畿,并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以外。当时吳却假惺惺地对馮說:“古北口这一路地势險要,攻守不易,非劲旅不足以胜任。”当然,吳的不怀好意,馮是十分清楚的,这就迫使馮对实现倒吳計劃下了最后的决心。从这时起,馮就在政治上、軍事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接洽和布置。

在軍事方面,首先对北京城防布置了內应。在吳佩孚发布命令后,馮即向曹錕建議:“十三师(王怀庆师)开赴前方,北京防务空虚,最好把孙禹行(孙岳)的十五混成旅調来拱卫首都。”曹以馮如此关心首都治安,就很高兴地同意了馮的建議,立即調孙岳率部到京,任以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。孙在一次集会的場合遇到馮,对馮耳語:“你特意把我搬来;是不是要我給你們开城門?”馮則报之以会心的一笑。

这时,奉軍向朝阳进攻的一路首先与直軍接触,朝阳守軍以事先毫无戒备,仓卒应战,即陷于不利的地步。接着,山海关方面的战事亦日趋激烈。从整个形势看,奉軍不但在兵力上占优势,而且在战略上也搶了“先着”。馮用兵向主兵貴神速,先发制人,可是这次他却采取了延宕的办法。他在九月十八日被任为第三軍总司令,一直拖到二十一日,他的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。馮将其所部分为数个梯队,先头部队为张之江旅,次为宋哲元旅,次为刘郁芬旅,次为李鳴鍾旅,最后为鹿鍾麟旅,至二十四日始开拔完竣,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旃檀寺,派蔣鴻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,办

理后方一切事务。在这以前,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,分編为三个补充旅,以孙良誠、张維璽、蔣鴻遇分任旅长,借口留在后方訓練,并未开拔。一切布置妥当后,馮始向怀柔出发。开拔各部,每日行軍路程只二、三十里,全不象开赴前綫作战的样子。馮的司令部移动得也很慢,九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南苑出发,当日到怀柔,二十八日到密云,十月一日才到达古北口。馮到古北口之后,以筹措給养为名,便又停留下来。他一方面督飭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,預作班师回京的准备,一方面令鹿鍾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練習行軍,或五十里折回,或六十里折回,有时是徒手,有时又是全副武装,并且一边走着一边在路旁演习,有时刚刚支起帳棚准备露营,忽又收拾起来赶回駐地。这样做的用意是,不仅訓練部队做好急行軍的准备,而且使沿途居民对其行軍动作习为常見,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間的注意。

胡景翼被任为援軍第二路司令后,即将軍隊集結在通州待命。吳佩孚令胡率部由喜峯口进軍热河应援王庆怀,馮則派刘治洲、田雄飞等与胡密商,决定暫援开拔,以待战局的变化。

馮在古北口的时期內,一方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,留心觀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,一方面并进行了秘密的政治活动。馮当时考虑到,为着加速吳佩孚在軍事上的潰敗,必須进行多方面的工作。同时他也考虑到,孙中山先生能否北来以及何时北来,尙不可知,而大局的变化就在目前,且自己又向以軍人不干涉政治为标榜,在推倒曹、吳之后,勢必要有資望較深的人物出而維持局面。恰好这时段祺瑞的代表找上門来,于是馮与段之間就很自然地取得了联系。

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失敗下台后,即寓居天津。他本是一个

一甘热伏的政治野心家，遇到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候，就会寻找机
，以图再起。段知馮与吳素有芥蒂，直、奉战争爆发后，就派遣他
亲信賈德耀（与馮曾同在第七师任旅长）到古北口与馮送来一封
笔信，大意是不赞成内战，并希望馮对贿选政府有以自处。这封
信既有着试探的性质，也有着鼓动的意思。馮接信后，曾与賈进行
数度密谈，最后馮向賈表示，俟计划实现后，将請段祺瑞、张紹曾等
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維持大局，并請賈德耀偕同田雄飞赴津見段征
求意見，同时往訪张紹曾表示推重之意。数日后段派宋子揚向馮表
示同意合作，惟张紹曾則因与曹、吳关系甚深，而与段又向有抵触，
故对此表示消极。接着馮又派刘之龙与段接洽合作办法，段謂
山西的閻錫山、山东的郑士琦已接洽妥当，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
动。

在与段取得联系的同时，馮和张作霖也取得了諒解。馮的部
下张树声与张作霖的駐京办事人員馬炳南为夙識，张得到馮的同
意，即陪同馬炳南至古北口見馮。馬說：“只要推翻了曹、吳，奉方
的目的即已达到，决不再向关内进兵。”馮也坦白地对馬表示：“我
已經和北京方面几位將領有所接洽，只要你們的队伍不进关，我
們的計劃必能順利进行，推翻曹、吳是不成問題的。”并說：“将来
事成之后，拟請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計，这一条你們是不是贊成？”
馬答以“完全不成問題，一切听你的主张，我們沒有不贊成的”。馮
又重复地說：“一是請孙中山先生北来，二是你們的队伍不进关，只
此两条就成，希望赶快回去轉达此意，切勿食言，現在是怎样商定
的，将来就怎样实行。我这里已經布置妥当，不久就有主和息爭的
通电发出。”馬亦向馮表示，希望馮部在热河方面的軍事行动从
緩，以便奉方抽出兵力加強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。馮亦同意了

他的要求。

吳佩孚對於馮的秘密活動雖毫無所聞，但他對馮並不是沒戒心的。他為了監視馮的行動，加派副總司令王承斌指揮二、三路
的軍事，並督促馮部迅速向赤峯方面前進。馮知道王承斌因
佩孚解除他的第二十三師師長兼職，早已心懷怨望，所以王到古
北口與馮會面時，馮為了爭取他的合作，即將秘密計劃完全告知
王。王對馮的主張表示同情，但不願與馮採取一致的行動，同時
聲明決不將馮的秘密洩漏給吳佩孚，僅只取得了相互之間的諒解
而已。王承斌在古北口停留二日即轉赴承德。吳佩孚除了授意
王承斌監視馮的行動外，還密囑胡景翼對馮予以注意，如果馮有
異動，可就近解決之。胡將此事密告與馮，並盼馮提高警惕。吳對馮
的防范，不但未起絲毫作用，反而益加堅定了馮的決心。

十月十一日，馮由古北口進駐灤平。這時直軍彭壽莘的第一
路正面，因遭遇到奉軍的精銳部隊，屢戰不利，於十月七日被迫放
棄九門口，山海關形勢十分危急，吳佩孚乃於十二日離京親赴前綫
督戰。在喜峯口、平泉方面，王懷慶的第二路，一經與奉軍接觸，即
潰不成軍（王懷慶的第十三師原是直隸巡防營的底子，官兵腐敗不
堪，而且空額極多，王又不認真訓練，故毫無戰鬥力），經吳令催胡
景翼部馳往增援，始得相持於長城以北之綫。而馮玉祥的第三路，
因進軍遲緩，始終未與奉軍發生接觸。特別是馮、張取得諒解之
後，奉軍即將其進攻赤峯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轉移到山海關方面
作戰，從而加重了對直軍第一路的壓力，因此，整個戰局已使直軍
日益陷於不利的地步。

馮從北京出發前，即已布置蔣鴻遇向總統府及有關方面搜集
關於吳佩孚的行動和前方戰事的情報隨時向馮報告。在得到直軍

放弃九門口和吳佩孚亲往前綫督師的消息时，馮即分析了当时的情况，认为吳在軍事上已到了崩潰的前夕，实现班師回京的时机已經成熟，随即派參謀長劉驥持亲筆函回京与胡景翼、孙岳两部联系。刘与胡部岳維峻、邓宝珊及孙部何遂会于通州，告以馮决定即日班師回京，請他們早作准备。馮与胡、孙两部联系妥当之后，为了慎重从事，又給吳发了一个电报，一方面报告先头部队已抵承德以及沿途筹措給养的困难情形，一方面也探詢了山海关方面的战况。旋接张方严（吳的參謀長）电，大意为：“此間形势急紧，不有意外胜利，恐难挽回頹势”，并催促馮部迅速前进，且有“大局轉危为安，在此一举”之語。接着蔣鴻遇亦电馮报告：“前方战事紧急，吳已将长辛店、丰台一带所駐之第三師（吳的精銳部队）悉数調往前方增援。”馮根据这些情况，断定时机已至，不容再緩，乃于十月十九日召集张之江、鹿鍾麟、李鳴鍾、刘郁芬、刘驥、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會議。在这次會議以前，馮尚未宣布过他的秘密計劃，但是他的將領和幕僚从这次行軍的种种布置中，早已猜透了馮的心事。在會議开始时，馮对他的部下說：“你們大家跟我这多年，历尽了艰难困苦，国家鬧到这个样子，我真不知道会把你們帶到什么道路上去。”鹿鍾麟起立說：“我們大家患难相从，甘苦与共，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私利，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，我們一定永远跟着你干，任何危难，在所不計。”

鹿表明态度后，馮这才正式宣布了班師回京、推倒曹吳的計劃，各將領一致拥护馮的主张，于是对于班師回京的步驟和办法进行了縝密周到的討論和布置。接着，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到，并参加了會議。計議既定，馮即发布命令，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，会同孙良誠、张維翼两旅开往北苑，再与蔣鴻遇旅会同

入城；命李鴻鍾率兵一旅急趨長辛店，以截斷京漢、京奉兩路的聯絡綫；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、宋哲元兩旅立即出動，限期回京；通知胡景翼將開赴喜峯口方面的部隊迅速撤回通州，以防阻吳軍的回擊；通知孫岳秘密監視曹錕的衛隊及吳佩孚的留守部隊，以防發生意外；同時，下令封鎖京熱大道，遇有從熱河去北京的人一律予以扣留，以防走漏班師回京的消息。北京憲兵司令兼前敵執法車慶云，是吳佩孚派駐承德專為監視馮軍行動的主要負責人，為了防止他的破壞活動，馮乃命張之江派兵將其暫時扣留。

一切準備就緒後，十月二十一日開始行動，各部皆以最快速的行軍向北京進發。先頭部隊的營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動，以便後續部隊到達時縮短吃飯和休息的時間。因此，數萬之眾，一路行來，真如流水一般，不但行軍迅速，而且對沿途居民毫無驚擾。先頭部隊鹿鍾麟部於二十二日即到達北苑，各部行程一般都達到一晝夜二百里左右，創造了步兵行軍的空前速度。

馮本人親率劉郁芬旅於二十一日回至密雲，對進入北京的種種措施又進行了嚴密的布置。二十二日行抵高麗營，黃郛由北京趕來相會，共商政府過渡時期辦法，商定由黃負責組織攝政內閣，並對迎請孫中山先生北上的問題進行了籌劃，馮並將預先擬就的主和通電請黃作了修改，談至深夜十二時，黃即趕回北京進行組閣準備。

鹿鍾麟到達北苑與蔣鴻遇等會商後，即對各部分配了工作任務，先派兵一團以接運給養為名，押大車數百輛魚貫入城，所有武器皆掩蔽在大車之內；進入北京之後，先到旂檀寺留守處集合，至夜十二時，即分別占領了電報局、電話局和車站等交通、通訊機構。鹿鍾麟率部於夜十二時行抵安定門，孫岳因已於事先接到通知，即

令守兵大开城門迎接入城。鹿走在队伍的前面，每到一定的地点，鹿即派出一支队伍，并告以行动時間和任务。鹿由北向南一段一段地前进，队伍也一支一支地向四下里分散，一直走到天安門前，鹿即将司令部設于太庙（即現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宮）。这时，全城的防务已經很快地布置妥当，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車加以封鎖，将总統府及有关机关的電話綫完全割断，总統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，接洽繳械，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統府。从这天起，曹錕即被監視在中南海延庆楼内，不准其与外間接触。

馮玉祥这次举行政变，因計劃周密，行动迅速，故能于一夜之間，不放一枪，不耗一弹，就在夜幕沉沉、鸡犬不惊的情况下完成了監視贿选总統和控制整个北京城的任务。在这个宁靜的深夜中，象这样一件非常的举动，不但居民毫无知觉，就是曹錕和政府負責人都还在梦中，直至第二天清晨，城内居民看到通衢要道遍布佩帶“不扰民、真爱民、誓死救国”臂章的士兵，才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变。当时在街談巷議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話：“馮玉祥用兵神速，真称得起飞將軍自天而下。”

馮任陸軍檢閱使时期，因請領經費、軍械等遭到財政总长王克敏、公府收支处长李彥青等的多方刁难，对他們早已恨之刺骨。特别是在一次請領軍械的問題上，虽有曹錕亲笔批示，他們依然拒不发給，經蔣鴻遇向馮建議送給了李彥青十万元的巨款，始将枪炮弹药領到。所以馮这次回到北京之后，立即命鹿鍾麟派員逮捕王克敏、李彥青；王克敏以事先聞风逃匿，得以漏网，仅將李彥青逮捕枪决。除王、李二人外，馮还計劃將曹錕請来，叫他“报効”一笔軍費，因曹在直隶省长任內搜刮了巨量的財富，馮对这些人是非常痛恨的，常常罵之为害民賊，只是对他們奈何不得，今既落在自己手掌之